



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侯冲社区的“知青故里”

## 浦口知青



在这个一千多平方米的院子里,你几乎能找到那个年代所有的元素。

粮票、煤油灯、绿军装、红袖标……这难免让闻讯而来的“前知识青年们”激动,在印有《我的家乡》(原名《南京知青之歌》)的影壁前面,他们打着拍子,用高亢的声音重回青春。这里是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侯冲社区的“知青故里”,当地政府花了大价钱复原了当年,试图用历史来打造未来。

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文 施向辉/摄

## 呼吸着的知青故里

这个青砖垒就的院子只有一个门,门上顶着一块写有“知青文物博物馆”的牌子,旁边写着一副“一曲浩歌一部传奇何谈酸甜苦辣,一番淬炼一段记忆岂论功过是非”的楹联。

穿过这个门,就仿佛踏进时光的河。

画家刘昌文的画作《知青之歌》就印在一进门的地方,画中,穿着军装、弹着吉他的男青年位于视觉的中心,周围的年轻人中,有的沉思,有的迷茫,有的捧着一本书苦读,有的宁愿抓紧时间休息。

哪怕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你还是能一下子把握住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呼吸。

“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当时,有数千名知青来到江浦,上山下乡。

毛泽东语录、草鞋、绿军装、红袖章、粮票、藤编外壳的水壶,硕大的半导体,已经磕出疤痕的搪瓷脸盆,2012年,这里重建知青故里时,无数曾经的知青捐出了自己的藏品。

在整个博物馆中,一处“红旗供销社”最引人注目。

“门头是按老样子重建的,照明的煤油灯也都是老物件。”纪念馆负

责人说,供销社里的搪瓷脸盆、铁皮水瓶都是知青们当年使用过的生活用品,“这东西也是从老知青家里征集到的,当时这罐子家家户户都舍不得扔。”他指着一个“南京饼干”的铁盒子说。

柜面上摆着的梅花牌蛤蚧油是一位安徽知青捐赠的,这种途径几乎是博物馆内展品的最主要由来——实际上,纪念馆收藏的5000多件老物件都是分散到全国各地的曾经在江浦插队的老知青们无偿捐赠。

“我们知道没开放,但就是想来看看。”一位来自南京的知青老李说。他曾经在江浦插队,尽管不是在侯冲,但还是在侯冲找回了青春。

和老李同行的,是几十个中年人,熟悉的景象让他们兴奋起来,他们围着一口老井讲着过去的事,甚至其中一位的眼镜还掉到了井里。

最吸引游客的,是纪念馆门前的影壁。“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有人哼唱了起来,有人则打起拍子,还有人抚摸着印在墙壁上的《南京知青之歌》歌词,哭出声来。



陈丹青(上)、孙晓云(下)都曾插队落户到江浦

## 记忆,并不只跟苦难有关

面对知青故里,并非只有任毅心怀感念,实际上,每一个从这段时光走出去的人,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画家陈丹青的许多作品里就有上山下乡的痕迹,他曾经就是江浦的知青之一。而他的好友,江苏省美术馆馆长孙晓云也曾在此生活五年。

1973年,孙晓云高中毕业,报考南京艺术学院,因为父亲当时受迫害,政审不过关,十七岁的孙晓云只能选择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到江浦。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孙晓云,个性干脆、爽朗,独立有主见,却从未经历过当时农村的艰苦。

刚到农村的时候,住的是土坯房子,窗户一点点大,没有玻璃,知青们就用育苗用的薄膜,加几根棍子撑在窗户上,风一吹就掉了。冬天的夜晚冷得刺骨,大家就用棉袄罩在头上睡觉,早上起来棉袄上则是一层霜。房子前面有一个水塘,大家吃的就是这水塘里的水,一担担的水挑回来,倒在一个大缸里,水很黄很脏,放一些明矾,让水中的杂物慢慢沉淀下去,就是大家吃的水。

最苦的还是干农活,跟农民一起,割麦子,插秧,烧饭,苦的,累

的,脏的,什么活都做。有一年双抢,孙晓云白天在学校做代课老师,晚上回到村子里跟大家一起干活。有一次连续七十个小时没睡觉,终于支撑不住了,昏倒在地,跌得满脸是血。

回忆在农村的五年,孙晓云摇头苦笑,“那些日子,真的是太苦了,现在想想都不敢相信,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记得从农村返城后,身体完全垮了,满头的黑发变成了枯黄,毛毛糙糙的,一梳就断。”

不过,这五年里,孙晓云从来没有对生活绝望过。

能写会画的她很快在生产队里“写字”,后来,又调到永宁中学当代课老师,再后来,干脆在公社同时当起了宣传干事、通讯报道员、文化站长。

那时候,陈丹青在另外一个公社做文化站长。有一次,各文化站长在一起开会,陈丹青也来了。会前,孙晓云告诉陈丹青自己又是一个通宵没睡觉,他就骂她,说她是笨蛋,自找苦吃。“陈丹青比我成熟,他觉得我那时候很傻,也确实很傻。他教会我很多东西。”

如今的孙晓云再说起那段时光,有苦痛,也有开心。

## 知青之歌,诞生于此

《南京知青之歌》正是诞生于此。其作者任毅,是南京下放到江浦的知青,他是知青故里的发起者之一。

他的一辈子,都跟这首歌纠缠在一起。

1968年12月,任毅等五中下乡知青插队落户到当时的江浦县。

次年5月,任毅和校友来到插队在江浦县汤泉公社的同学处。在那里,任毅听到了在新疆插队的知青高世隆所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首歌,顿时充满了思乡之情。在大家鼓励下,任毅涌动起创作一首知青歌曲的激情。

很快,《我的家乡》被创作出来,流传于全国,被称为《南京知青之歌》。

几天后,《南京知青之歌》引起江青、姚文元的重视,作出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批示。

1970年5月24日,经过“群众讨论”,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作出《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其中认定任毅长期收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恶毒攻击

无产阶级司令部;编写反动黑歌《我的家乡》,流传甚广,危害极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大恶极。军管会的结论是:“经研究,判处任毅死刑,立即执行。请批示。”

同年6月6日,南京市革委会在《处理案件呈批表》上签字“同意”。

幸运的是,就在最后一关的江苏省革委会审批时,省革委会负责人许世友将军审阅案卷时拍案而起:“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

老将顶着“四人帮”的压力,硬是把任毅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他被判刑10年。

服刑近9年后终由法院平反,1979年1月4日,建邺区法院宣判任毅“无罪释放”。

如今,昔日的少年,变成了头发斑白的老人,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刀劈斧刻一般的痕迹。

任毅说,他如今深居简出,邻居们都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当侯冲当地政府找到他时,他表示,愿意再回侯冲。“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任毅说。



知青故里的老物件多由老知青们无偿捐赠

## “知青”作为游客,又回来了

从许多知青的只言片语中,你很容易拼凑出几十年前的永宁。

这是一个位于南京最角落的行政区划,老山隔断了这里的交通,滁河时而温顺,时而肆虐,当地的居民贫穷,落后又不失淳朴,知青们来到这里,从厌恶、排斥到接受,再到怀念。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当地政府并未意识到知青故里的能量。过去,虽然这里发展了交通,发展了基础设施,但知青的元素正在日渐消亡。

2012年,任毅的到访改变了这一点。

“我们确实不应该丢掉这块招牌。”侯冲社区党委书记刘玉戎说,“《南京知青之歌》诞生在这里,这里是好几千知青的文化圣地,这既是一块历史招牌,也是一块文化招牌,亮点,终究能发展成卖点。”

于是,1亿多的资金被投入了进去,知青故里被打造了起来。如今,这里不光有知青民俗馆,还有知青

农场、知青植物园、儿童游乐园、姚徐老街、水生植物博物馆、四季花海等特色旅游项目。宽阔的公路,停车场被建立起来。

“这里是城边,又有独有的文化,我们希望有人能来这里体验过去知青的生活,不忘历史,才有未来。”刘玉戎说。

今天,知青故里对外开放,但实际上,已经有无数知青团队打算回来重逢青春。

当然,在当地政府的预计中,想要收回先期的投入并不容易,但这也一次大胆的尝试,至少,当地劳动力外流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很多村民选择留下,从知青故里这个项目中获益。

几十年前,知青涌入乡村,十几年前,劳动力外出打工,如今,村民回来了,村子回复活力,知青作为游客,又回来了。

这样的良性循环,足够成为一个可供复制的样本,毕竟在过去,全国有无数个知青们的第二故乡。